社区教育助力学习型社区建设研究

谷红敏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中国·山东　德州　253000

【摘　要】社区教育是提升社会文明和全民素质的精神文明建设的中坚力量，《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规划在“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战略任务中，强调要“扩大社区教育资源供给”。鉴于此，本文基于“理论梳理—现状分析—路径探索—案例验证”的逻辑框架，结合“社区教育”与“学习型社区”的融合逻辑，深入研究社区教育助力学习型社区建设。

【关键词】社区教育；学习型社区；终身学习

【基金项目】2024年度山东开放大学专项课题“社区教育助力学习型社区建设研究”（2024045YY）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建设学习型社区是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基础工程。社区教育是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学习型社区建设的重要载体。当前，社区教育在学习型社区建设中发力不足，本文基于社区教育与学习型社区内涵，系统梳理当前学习型社区建设的现状以及社区教育在助力过程中存在的痛点，采取“15分钟社区学习圈”、构建“多元协同”供给模式等措施，推动学习型社区建设纵深发展。

1　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1.1 核心概念界定

(1)社区教育

社区教育具体是指将特定社区作为场域，将全体社区居民作为教育对象，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区进步作为目标，通过对各类教育资源的整合，有目的且有组织地开展教育活动。其具有教育对象全员性、教育内容综合性、教育形式开放性特征，是赋能学习型社区建设的核心要素。

(2)学习型社区

学习型社区是指将学习型组织理论迁移到社区场域，形成新型社区发展形态，核心在于将持续学习作为社区运行的主要形式以及社区居民的生活常态。其具有学习主体广泛性、学习资源可及性、学习机制持续性、学习成果转化性特点[1]。

1.2 理论基础

(1)终身教育理论

此理论核心在于打破“教育即学校教育”的传统认知，主张教育应贯穿人的一生，包含全时段、全空间内的各类学习活动。此理论不仅关注个体发展的连续性，还注重教育对社会进步的推动性，可以为社区教育助力学习型社区建设提供底层逻辑支撑。

(2)学习型组织理论

此理论的核心在于揭示组织持续发展的动力来自组织整体的学习能力，并非个体成员的孤立学习，其提出的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队学习、系统思考五项修炼，可以为学习型社区建设提供启示。

(3)社会治理理论

此理论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以及治理方式的协商性。与传统单一主体管理模式不同，将其应用在学习型社区建设中，可以通过提升居民公共理性、协商能力以及参与意识，为社区治理提供保障。

2　当前学习型社区建设现状与困境

2.1 当前学习型社区建设现状

现阶段，我国学习型社区建设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从政策和实践层面来看，其效果如下：

1.政策层面：《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提出“社区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各地以此为导向，相继出台配套实施方案，将学习型社区建设与社区工作考核指标体系整合，北京、上海等先行城市已形成完整的网络架构，基础设施覆盖率、标准化程度得到提升[2]。

2.实践层面：各地涌现出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品牌项目，包括德州市临邑县宏达社区“花样剪纸”工坊、德州市宁津县宁城街道胡苏社区胡苏学院通过书画、戏曲、

篆刻、剪纸等非遗项目，为老年人搭建起文化交流平台，实现“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传”的美好愿景。同时，在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下，学习型社区建设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在线课程平台、远程教育终端等数字化工具打破了时间和地域限制，实现了学习资源的共享与利用。

近年来，各省社区教育在办学体系、资源平台、活动组织、品牌培育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但与新时代新要求、群众新期盼相比仍存在资源整合不充分、数字化应用推广不够、综合服务能力不强等问题。社区教育助力学习型社区建设过程中依然有较多地区停留在有活动、场所和记录的外在形态阶段，与人人皆学、时时可学的内生型学习生态仍有较大差距。

2.2 社区教育助力学习型社区建设的困境

社区教育在推动学习型社区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在资源分配、制度设计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使得社区教育在助力学习型社区建设的过程中仍存在以下问题：

1.资源悬浮。虽然社区教育资源多，但多被分配在中心站点，社区一级的学习点存在设备更新不及时、场地不足、师资匮乏等问题，资源难以均衡分配，致使教育资源名义上归属社区，实则悬浮于基层治理体系的中间层级，难以真正服务居民。特别是老旧小区、农村社区，资源悬浮现象更为明显。

2.供需错位。目前社区教育课程设计多以现有资源为主，并未对社区居民进行深入调研，对其实际需求了解不深入，习惯性利用统一模板设置课程，难以满足居民多元化需求，最终削弱了居民参与主动性[3]。

3.参与率低。在参与社区教育的群体中，主要为退休老人和学龄前儿童，中青年群体由于工作等因素限制，参与社区学习活动的机会偏少，但此群体刚好是社区治理的中坚力量。参与结构的失衡不仅无法实现教育全覆盖，还会影响学习型社区建设“全员性”目标的实现。

4.机制不畅。社区教育的供给涉及教育、体育等多个方面，但在实际运行期间，各部门之间存在资源壁垒，信息孤岛现象明显，致使教育资源重复投入。同时，各部门之间协同性不强，难以形成合力，无法为学习型社区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3 社区教育助力学习型社区建设路径

为实现学习型社区建设深入推进，在社区教育赋能下，从空间赋能、资源赋能、数字赋能等多个维度出发，针对性制定建设对策，实现学习空间场景化与阵地融合、资源整合共享主体协同。

3.1 空间赋能：打造“15分钟社区学习圈”

学习空间具有可得性、便利性特点，会对居民参与社区教育的行为意愿、持续频率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在空间赋能下，应基于此特点，尝试将抽象的学习服务转化成居民步行可达、日常可及的空间载体，通过重构社区物理空间的育人功能，让学习从以往专门安排转变为生活日常。在此期间，可以打造“15分钟社区学习圈”，从阵地融合、场景创新两个方面着手，实现学习空间场景化。在阵地融合上，打破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功能壁垒，对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文化活动中心等既有空间进行复合化改造，让其在承担行政服务等原有功能的同时，充分彰显学习功能[4]。同时，合理配置可移动桌椅、多媒体设备、自助借阅终端等，让空间在不同时段服务不同人群，实现空间的灵活、高效运用，避免出现闲置现象。对于老旧小区架空层、废弃车库等消极空间，采取适学化改造方式，将其改造为“微学堂”“共享书吧”等学习微空间，保证城市存量资源在盘活的同时，让学习场所真正嵌入居民日常生活。

3.2 资源赋能：构建“多元协同”供给模式

在社区教育推动学习型社区建设过程中，存在供给侧力量单一化、资源碎片化问题，致使学习型社区建设效果不佳。在资源赋能下，应该积极构建“多元协同”供给模式，实现资源的充分整合与利用，有效打破社区本身资源有限的困境。通过将政府、社区、居民等主体充分整合，建立多元协同机制，系统整理不同主体间的教育资源，并结合实际需求进行科学、合理分配，加快学习型社区建设步伐。在主体协同上，建立“社校企”联动机制，社区主要提供学习场地，学校则负责专业指导、课程开发，企业提供相应资金支持并搭建平台，形成优势互补的价值链条。在课程优化过程中，建立精准供给机制，打破供给主导需求的惯性思维，以网格员入户走访、线上问卷调查为基础，全方位采集居民学习偏好，依照季度生成需求分析报告，同时对课程内容动态调整与优化。针对不同年龄段推出弹性课程模块，以实现全龄段、精准、全面覆盖。加强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应用，对不同网格居民学习偏好精准、高效识别，结合需求灵活调配各种资源，提升居民参与率及满意度，让社区的教育资源真正实现按需分配，改变以往粗放式投放模式。通过资源赋能，学习型社区可以获得充足的资源支持，有利于建设效果的提升。

3.3 治理赋能：推动“学治融合”

社区教育助力学习型社区建设中，若单纯停留在个体知识技能提升上，难以实现从“学习在社区”向“学习为社区”的方向转变。治理赋能的核心在于激活社区教育的公共价值，让学习不再只是个体获取知识的私人行为，而是转化成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能力及行动意愿，确保社区教育与基层治理深度整合。在学治互促方面，可以将社区中的真实治理难题转化为学习议题，让居民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快速完成能力建设及关系构建。具体可以围绕垃圾分类、环境整治等社区公共议题开展专题学习工作坊，引导居民自主学习政策法规、调研先进经验等，并将讨论共识转化为治理行动。在机制创新方面，设计制度化的激励通道，将居民学习参与度与社区治理贡献度进行价值关联，建立学习积分制度，形成“学习积累—治理参与—获得认可—持续学习”的正向循环，让学习型社区建设与基层治理现代化共享一套行动逻辑，真正做到学习共同体与治理共同体有机统一。

3.4 数字赋能：构建“线上线下”融合模式

数字赋能不能盲目追求技术先进性而忽视社区实际应用能力，需要搭建集约化、易用化的社区数字化学习平台，构建“线上线下”融合模式，切实达到“一网通学”的目的。具体可以搭建社区数字化学习平台，充分整合区内所有社区学校的课程资源、直播教学视频等，同时嵌入课程预约、社群互动等模块，居民可以通过手机端完成查询课程、成果认证等操作。平台需要与线下学习场景整合，将居民到社区学习点扫码签到、参与线下活动等同步到平台上，形成完整的学习轨迹记录。同时，学习型社区数字化建设期间，应重点考虑数字弱势群体。如苏州工业园区搭建的“银龄教育新平台”，配套开设“银龄创客”益智课程，通过青年志愿者与老年人结对的方式进行陪伴式教学，帮助老年人学习基础计算机操作、智能手机应用等知识。数字赋能的最终目的并非用数字化技术代替线下模式，而是借助数字化手段的智能性、连接性，让社区学习突破特定时间和地域限制，将人的需求放在学习型社区建设核心位置，让技术服务于教育公平。

4 案例验证——以潍坊市奎文区大虞社区为例

为验证社区教育助力学习型社区建设效果，本文以潍坊市奎文区大虞社区为例进行分析。大虞社区对社区内的核雕、剪纸、刺绣等十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类的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充分梳理和挖掘，通过“山东手造”平台、展览活动等形式，以新颖的方式展现给社区居民，让他们了解并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时，大虞社区还设立了传统文化课程，邀请专家学者、非遗项目传承人进行授课，让居民了解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和价值意义。社区利用传统节日开展了15场以“我们的节日”为主题的传统文化体验活动，如包粽子、写春联、划旱船等，让居民亲身参与并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大虞社区积极探索“文化大虞乐融家园”品牌，落实学习型社区建设，多措并举推动社区教育机构与文化、体育、养老等机构资源共享，开展一系列针对性的社区教育活动，提升了社区居民综合素质和生活品质。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社区教育的目标是以学促治、以文化人，由此形成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此理念刚好与学习型社区建设要求不谋而合。学习型社区建设并非多办几堂课，而是将学习变成社区服务、资源统筹和居民参与的一部分，让居民在家门口便可持续学习、持续参与、持续受益。因此，在学习型社区建设期间，应以社区教育为导向，采用打造“15分钟社区学习圈”、推动“学治融合”等措施，提升建设水平和效果。未来，将紧跟时代发展步伐，进一步探索数字化转型、长效机制构建等路径，以实现学习型社区高质量建设。

参考文献：

[1]林小燕.学习型社区的数智治理：社区教育平台与社会服务融合模式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2024,(22):55-58.

[2]江科元.学习型社会视域下社区教育平台精准化发展[J].继续教育研究,2024,(1):52-56.

[3]乔天宇,邱泽奇.复杂性研究与拓展社会学边界的机会.社会学研究,2020,(2).

[4]贺超波,林晓凡,程俊伟,等.学习型社区赋能教育强国建设——基于在线学习者关系网络分析视角[J].中国电化教育,2024,(6):38-45.

作者简介：

谷红敏（1984.7-）女，汉族，山东省汶上县，本科，讲师 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